

齐 平



看守日记

7.7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看守日记



齐平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成都

封面设计：杨守年

插 画：万 一 兵

看 守 日 记

齐 平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印张 $5\frac{1}{3}$ 插页 2 字数 99 千

1980年12月第一版 1980年12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24,000册

书号：10118·397 定价：0.46 元

目 录

沉船礁.....	(1)
老 兵.....	(22)
远航前.....	(42)
看守日记.....	(63)
拆 墙.....	(104)
“CT” 的 命 运.....	(125)
自 扰.....	(146)
白云岛.....	(167)

沉 船 礁

副舰长杨亭山，一个圆脸大眼、年青英俊的小伙子，交完班，把望远镜往舰长高成脖子上一套，顺着陡直的铁梯轻快地下了指挥台。

南国初冬，虽不是冰封雪锁，但在海上，又当夜深，加上军舰航行时带起来的那股疾风，透过呢制服直钻肌肤，却也寒意侵人。铁梯的扶手撒了一层白霜，冰凉。空气里飘着臭咸鱼味，刚到海上的人闻到这种味道就会恶心，但杨亭山却象农民爱泥土味一样，深深地吸了一口这又咸又腥的空气，拉开了那道用磷光粉写着“副舰长室”的铁舱门。

随着电灯一亮，舱房里的桌子、单人床、小书架一齐从黑暗里钻出来。里壁有一衣柜，柜门上嵌一方镜，正对舱门，灯一亮，镜子又开始执行自己的职责，方柜里映出个蓝呢军服上缀着上尉领章的军官身影。杨亭山走近两步，影子随着增大，仔细一瞧，哟，这是谁呀？圆脸上有了棱角，两个大眼窝，眼睛上罩着一层红网，下巴黑呼呼的象把板

刷。是呀，出海半个月，训练课目走马灯似的一个紧挨一个，脚底板成天在甲板上擦过来，擦过去，把甲板都磨亮了。半个月，没吃过一顿好饭，没睡过一个好觉。这不，镜子就在柜门上，进门就照得见，而象今天这样认真照一照，还是半个月来头一回哩！

风里来，浪里去，这半个月辛勤劳累，换来的是一个又一个的优秀成绩。在种类繁杂的训练课目中，不论文唱武打，理论实际，名堂不同，结尾的成绩却是两个字：五分。怪不得昨天奖评会上，大队长严明念着念着，嘴角上老堆着笑容。

镜子里，那张闭着的嘴巴稍稍往上一翘，腮边绽开几条细细的笑纹。对了，大队长昨天笑的就是这个样子。杨亭山为自己维妙维肖的模仿而得意，淘气地对镜子扮了个鬼脸，胡子巴茬的嘴张大了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先前那股子老相一扫而光，倒仿佛比实际年龄还小几岁。

杨亭山为啥对大队长的微笑那么感兴趣？这里可有学问、有讲究。平时，同大队的干部闲聊起来：“你们舰这次测验成绩怎么样？”“还好，”对方伸出一只巴掌，“五分。”“什么样的五分，微笑的还是皱眉头的？”“皱眉头的呗！你们呢？”“跟你们一样，也是皱眉头的。”微笑和皱眉头是大队长宣布成绩时的表情。这个成绩是总平

均数，具体到每个人身上，总免不了这个高一点，那个低一点，个把人的“良好”和大伙的拉着算，也就拉过去了。碰到这情况，大队长照例要皱皱眉。你想想，十个指头哪能一般齐？偏偏大队长又特别挑剔，发现芝麻大毛病也要扣分，辛辛苦苦捞个皱眉头的五分就算不错，要得个微笑的五分，谈何容易？

就拿昨天上午测验的最后一项——实弹射击来说，本来是高舰长指挥，前主炮射击，打着打着，谁知大队长一声喊：“舰长负伤！”由他杨亭山接替指挥；换人也就罢了，大队长却又连着喊：“前主炮损坏。”还要换炮。这一换人换炮不要紧，先前的那套全都作废，真是半道上杀出个程咬金，叫人措手不及。但他们到底沉住了气，没乱套，在规定时间内把炮弹打了出去，“消灭”了“敌人”，使得一向爱皱眉头的大队长，半年以来第一次咧开了嘴唇……

大队长为啥爱皱眉？一般人都说，这是他的习惯，平时检查工作、考虑问题、讲话，都是这样，并不稀奇。可是，皱眉跟皱眉也不一样，这里面另有秘密。大队长左眉梢有道半截长的伤疤，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留下的纪念，并不显眼，不留神看不出。当年当过他的通信员的杨亭山一看这伤疤，就知道大队长此刻皱眉只是一般习惯、还是真的不满

意了。因为平时皱眉时伤疤没啥变化，赶到真的不满意，或是发急的时候，你看吧，那条伤疤倏地突起老高，又红又亮，也就是说，他真的动肝火了。

这一点，除了大队长的爱人，只有杨亭山知道。近半年来，大队长皱眉时伤疤突起的时候特别多，并且有好些次是冲着他杨亭山的。为什么？杨亭山也曾想过很久，反复地检查自己，却怎么也找不出原因。对，如今训练将告一段落，回港后得找个机会跟大队长谈谈。

想来想去，没有头绪。杨亭山不由得打了个呵欠，上眼皮使劲阖着下眼皮，镜里的人影渐渐模糊，啊，真困！明天，军舰一进港，开会啦，总结啦，大清洁啦，又是一大堆事，得抓紧时间睡一觉。

他和衣往床上一倒，鞋未脱，灯未关，便呼呼睡着了。

谁知没睡多久，就听到有人喊他：“副长，醒醒！”

他蓦地蹦了起来，伸手去抓帽子，同时习惯地问：“有什么情况？”这“情况”指的是敌情等一类大事。

“没有。”那人慢声慢气地说。

杨亭山“唔”了一声，那只伸去抓帽子的手缩回来揉了揉眼睛，看清了站在面前的是副航海长蒋

水道，便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大队长喊你。”大概是感到吵醒了副舰长的好梦，蒋水道嘴角上挂着一丝歉意。

“高舰长不在上面吗？”

“在。”

训练的所有计划都完成了，军舰此刻正在返航途中，又有高舰长在上面，为啥要喊他呢？莫非是研究航行总结和安排下阶段工作？那可以到明天去谈。难道还要来次夜间战斗操演？啊，大队长有这个脾气，喜欢在艰苦复杂和疲劳的情况下检查大家的战备观念和战斗动作，可是事先并没有关照呀！

杨亭山不由得信口问道：“大队长喊我干啥，知道不？”

“这个，我，嘿……”蒋水道摊开双手，摇摇头。这个以憨厚出名又是新提拔的干部，显然无法解答这个问题。

杨亭山跳下床，戴好帽子，把呢制服上衣拉平，扣好领扣，就去拉水密门。蒋水道忙说：“副长，穿上雨衣吧！风浪大，据气象报告，一个钟头后还有暴风雨。”

杨亭山这才注意到蒋水道的雨衣上滴着水珠，肩上留着一片浪沫。刚睡过觉的床上，枕头、被子全溜到角角里去了，床头那几本书象小孩坐滑板，在床上滑过来滑过去。凭经验，海上少说也有六级

浪。他从壁上取下胶布雨衣，往身上一披，拉开了厚重的水密门。一股旋风卷着带磷光的浪花，流萤似的飞进住舱。

他吐掉溅到嘴里的浪沫，说：“风浪好大，到哪儿啦？”

“快到沉船礁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快到沉船礁了。”

又是一股海风，夹着浪花迎面扑过来，杨亭山不由得打了个寒噤，赶忙穿好雨衣，双手抓住舷旁栏杆，踩着水滑的甲板，向指挥台走去。

这下，他明白大队长喊他是干啥了。

指挥台上静悄悄的，巨风海浪全给指挥台前的大玻璃挡住了。左边是个带帆布篷的海图桌，样子象辆吉普车。一张大海图，盖住了整个桌面。一盏带罩的，可随意移动的防空灯，刚好照亮桌面，连伏在海图桌上的两个人身影都看不真切。其实不用看，凭感觉就知道是谁。里手边那个高大壮实的汉子是高舰长，他是有名的“汽笛嗓子”，喊一声，炸雷一样，指挥台得嗡嗡半天。他伏在桌上，半截塔似的身子挤满了桌子的三分之二，他使劲点着大脑袋，嘴里“唔唔”地应着，象是在听旁边那个人的吩咐。而旁边那个人，就是他又敬又畏的老首长

——大队长严明。他那单薄的身体让高舰长一衬，显得更加瘦削。叫人奇怪的是，这十多天海上的熬、累，连铁汉子高舰长的嗓门都暗哑了，脸颊上掉了两片肉，可是比谁都忙累的大队长，音容神态却依然如故，仿佛再熬个十天半月也不在乎。听到响声，严明立刻停止谈话，转脸看了杨亭山一眼。背着灯，看不清大队长的脸色，只看见那对亮闪闪的眼睛。

“大队长喊我？”杨亭山开门见山地说道。

“嗯。”严明点点头，并不马上回答，却问，“睡好了吗？”

“还好。”

“这次海上训练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还不错。”杨亭山谨慎地回答，两眼盯着大队长，想看清他脸上的表情。

“就是很不错嘛！”大队长的语调突然变得热烈了，“半个月，同志们学到了多少东西，比起港内，就是练上三个月，怕也赶不上。你说是不是？”

杨亭山点点头。

“我想，这次训练，大家在技术上的进步当然快，主要的还是战斗观念加强了，一举一动都比较切合实战要求。你说，是不是？”

杨亭山照例又是点点头。心里说：“什么题，

快出吧，别磨蹭了。”

果然，大队长引入正题了：“知道喊你干什么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猜过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猜猜看！”

“猜不着。”

“真的猜不着？”大队长有意无意地瞥了他一眼。

杨亭山忽然感到脸模子有点发烧，想摸又不敢摸，幸好指挥台不亮，要不然就尴尬了。急了眼，他迸了一句：“是不是又要考我什么？”

“可见你还是猜过了。”大队长说，“昨天考核你代理舰长的射击指挥，成绩还不错；现在我想再看看你代理舰长的舰艇操纵。”

“现在？”

“对，现在。”大队长顺手朝玻璃窗前黑洞洞的远方一指，“前面是沉船礁，你来指挥。”

“我？”

“你。”

“好呀，有大队长和舰长保驾，我，我就来试试。”杨亭山极力使自己保持镇静。

“要干，就不是试试，好坏都要算成绩。也不

要指望我和老高，保驾还叫啥考核！”大队长看他站在那里不吭声，又追问了一句，“怎么样，敢不敢？”

“敢，敢！”杨亭山连忙应道。不知怎么，突然觉得嗓子有点干，声音有点哑，便走到右边小桌上提起暖水瓶给自己倒了碗开水，倒的时候，碗里一半，地上一半，还溅到身上一些，他咕噜了一句，“这风浪真——”把半碗水一古脑儿喝了个干净。这当儿，只听得大队长吩咐：“老高，你把班交给他，睡觉去！”

“好。”高舰长爽快地答应，交完班，把望远镜交还杨亭山，末了还关照了一句，“老杨，今夜天黑风大，一个钟头后还有暴风雨，过沉船礁时可得多加小心！”说完噔噔地踩着铁梯下去了。

接班的时候，杨亭山回头问蒋水道：“航海业务长哩？”

“休息了。”

“航海长？”

“也休息了。”

“那，谁的航海值更？”杨亭山焦急地问。

“我。”蒋水道慢声慢气地回答，脸上仍然带着不安的神色。航海值更是指挥员的参谋和助手，起着技术保证作用。在这样复杂情况下，他大概为

自己技术不好，不能象航海长和业务长那样助副舰长一臂之力而感到不安吧！

唉，杨亭山哪杨亭山，人家八卦阵早安排好了，你还蒙头睡大觉哩！——杨亭山不由得埋怨起自己来：大队长的脾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专拣痛处戳！早在十四年前，当你刚放下牛鞭换上军装，补到二营，在营长严明手下当通信员的时候，你就领教过了。那一夜，不正象今天一样黑吗。有封紧急文件要连夜送到二十里路外的指挥所，那时候，营部通信员五六个，一个个都是老资格，你以为怎么也轮不上，连绑腿都没扎。嘿，那晓得营长偏把信往你面前一摆，也象今天一样，问了声：“敢不敢？”不也一下子把你弄傻眼了吗！不过那是什么年月！子弹噗哧噗哧身边飞，行军打仗家常饭，战争逼着你，不干不行，不学不行。那时候，凭着营长亲自给插到腰里的那支二十响，硬是闯过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，按时把信送到。那时候，你无所畏惧，你浑身是胆，豁出来，牺牲也只一个人，战争嘛！如今，这是什么？是一条祖国造的军舰，不说别的，光是钢铁，就够一个小钢铁厂忙的，还有舰上全体人员，都在你手里捏着哩。好玩的吗？

杨亭山扭过脸，恰好与大队长那深邃的目光相遇，黑暗中，这目光象两柄利剑。一霎那，两对目光作了一次无言的对答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有困难。”

“害怕啦？”

“.....”

满肚子道理和那已冲到喉咙口的话都给堵住了。他急忙把目光收回，慌乱中说了句没意思的话：“快到沉船礁了。”

大队长也不言语，坐到海图桌前帆布凳上，从兜里掏出香烟，打火机“咔嚓”一声，悠闲地抽起来。

无奈何，杨亭山只好关照正在着手各项准备的蒋水道：“今夜天黑浪大，暴风雨也来凑热闹，情况这么复杂，舰长又不在，我嘛，你是知道的，按训练要求是白天通过，就这也弄不好，要人保驾，可今天……咱们这副担子可不轻，万一出点差错，可不是闹着玩的！”

他脸对着蒋水道，眼角却瞟着大队长，以致蒋水道的回答，一句也没听进去。他看到大队长依然悠闲地抽着烟，把自己罩在烟雾里。可是当他说到“万一出点差错”时，在防空灯的余光里，大队长左眉梢那块伤疤突然往上挑了一下。他知道，大队长已经动心了。

军舰继续破浪前进。

不一会，蒋水道报告：“进入沉船礁水道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杨亭山习惯地回头请示，“大队长，加速吧？”

座位空着，大队长不知什么时候已离开了指挥台。

啊——他差点喊出声来，但立即镇定了一下，果断地对着话管向舵房下达口令：“两进三！”

没有回答。话管里传来嗡嗡的细语声。

“下面谁掌舵？”他大声喝问。

“我！”传来操舵班长惶恐的声音。

“思想开小差啦，连口令都听不见！”杨亭山发起火来。他平素最恨工作时吊儿郎当，心不在焉的人，何况是现在，“你不知道现在正通过沉船礁吗？”

“这……是！”听得出操舵班长想申辩，但到底忍住了，声音里透着委屈。舵房里立刻鸦雀无声。

“可要特别加小心，集中精力！”他见下面没再吱声，火消了一些，继续下达口令：“两进三！”

“是，两进三！”一阵叮铃铃的倥钟声响过，底下传来报告：“两倥进三！”

军舰加快速度朝沉船礁驶去。

大队长严明下了指挥台，到舰首舰尾转了一

圈，检查了一下各战位的情况，特别交代舰首的了望员：“快到沉船礁了，要格外注意观察，发现情况及时报告。”然后径直走回自己房间，拧开桌上的座灯开关，脱掉雨衣，往沙发椅上一仰，闭眼养神。

昨天傍晚，报务员报告说天明前有暴风雨。其实根本不用看气象预报，他身上的伤疤就是标准的气象台，三天前已经向他“报告”了。现在全身象插着无数根钢针，特别是左肩胛那里嵌着一块指甲大的美制弹片，痛得他丝丝地直吸凉气。在医院时，医生怕流血过多吃不消，未取出来，当时他笑着说：“留下也好，做个纪念，痛起来好经常想着帝国主义。”如今根据疼痛程度，他知道，暴风雨就要到了。

想起暴风雨，严明陡地一震，抓起雨衣就要往外走，疼痛也忘了。指挥台上，杨亭山正独自操纵舰艇过沉船礁哩。沉船礁！那可不是寻常的地方，光想想这个名字的由来，就足以叫航海家们胆战心惊了。

沉船礁原名狼牙礁，在偌大一张海图上，只有半个指甲盖大，并不起眼。要是一般的暗礁浅滩，来往船只离它远点，绕过去也就完了，海大着哩！这个礁石不同，它正好卡在航道中间，船只必须紧挨着它走，靠得太近，撞礁；离得远点，上浅滩。